苻堅論下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苻堅論下
作者：何去非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何博士備論》

荊、陽雖居天下之一隅，而有長淮大江之阻，其俗輕易勁悍，喜事爭亂。自周之微，為吳、越、楚之僭強，常以其兵服役天下。然其為形勢，非圖天下者之所先事而必爭。故後世豪傑，多乘中州之擾，趨而據之。自其為孫氏之吳，已而為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之代興，雖不能遍撫二州之境，然皆以帝號自娛，抗衡北方而不為下。自非中州大定，而其國失政，雖以重師臨之，鮮有得志。故魏武乘舉荊之勢，以數十萬之眾困於烏林。魏文繼之大舉，獨臨江嘆息而返。苻堅以秦雍百萬之強而臨淮淝，一戰而潰。唯其後世孱昏驕虐，上下攜叛，而中州之主為伐罪弔民之師，則雖江淮之阻，亦無足以憑負矣。然而陳叔寶猶謂周師之眾，嘗退敗於五至，而不以為虞。是以晉武之俘孫皓，隋文之俘叔寶，皆易於拾遺也。而苻堅不懲魏人之不濟，乃欲申其威於天命未改之晉，此其所以敗也。雖然，自古邊僥之強，未有遂能並集天下之一統者，此姚弋仲所以重訓其子孫，使必無忘於歸晉。而苻融倦倦致戒於堅者，凡以此也。而堅昧於自度，常以正朔不被四海為愧，而銳於東南之並。違忠智之言，收奸幸之計，一舉而大喪其師，寇仇因之，遂亡其國。不惟失天之所相，亦其自取之速也。

始堅以豪壯之資，奮於儔伍，獲王猛之材，以輔成其誌業。遂能自三秦之強，平殄燕代，吞滅梁、蜀九州島之壤而制其七，可謂盛矣。然而東晉雖微，眾材任事，主無失德。而堅乃咈眾圖之，其廷臣戚屬相與力爭，而不得也。獨慕容垂以失國之仇，欲以其禍中之，求乘其弊而復燕祀，乃力贊其起。堅甚悅而不疑，以為獨與己合。遂空國大舉，而僨於一戰；返未及境，而鮮卑、叛羌共起而乘之，身為俘虜，遂亡其國。嗚呼！可不謂其非昏悖歟？夫昔之智者，多能中人以禍，使之悅赴而不以為疑；而昧者，常安投其禍，雖死而不悟。漢世祖方安集河北，更始之將謝躬，以兵數萬來屯於鄴。光武忌之，乃好謂之曰：“吾行擊青犢必破，而尤來在山陽者，勢當潰走。若以君之威力擊之，則成擒耳。

”躬善其言，遂以其兵去鄴而趨尤來。世祖即命吳漢襲奪其城，躬敗還鄴，而漢殺之。孫策之渡江也，廬江太守劉勛新得袁術之眾而貳於策，策深惡之。時預章、上繚宗民萬家保於江東，策語勛曰：“上繚，吾之疾也，然欲取之而路非便，以公之威臨之，無不克也。”勛信之而行。策遂以其輕銳襲拔廬江，而盡降劉勛之眾。此慕容垂所以用之弊秦，而復燕祀於既亡也。夫與人為敵，乃受其甘言而從其所役，未有不墮其畫中者也。法曰：“智者之慮，必雜於利害。”傳曰：“成敗之機，在於善察人之言。”堅於垂之言也，慮其所以為利，而不慮其所以為害。一失其機於無以察人之言，而遂至於喪敗。人之於慮察也，可得而忽哉？嗟夫！以堅之晚而昏悖自用，雖景略尚在，固將不用其言，而亦無以救秦之亡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